

茶花女

Alexandre Dumas Fils 著
陳綿譯

茶

花

女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五版

茶花女 一冊

(84442.2)

La Dame aux Camélias
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lexandre Dumas fils

陳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原譯編

註者

發印

凡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印刷經
務刷書
各館農

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譯委員會
河南中路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序

我在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幫着中國旅行劇團把小仲馬的五幕劇「茶花女」首次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禮堂演出。茶花女雖然在中國已經出演過好幾次，但都是根據劉復的譯本演出的，而不幸劉譯本中的錯誤是多的很，比方：

第二幕第十三場 Armand, allant se mettre à genoux aux pieds de Marguerite (阿芒跪倒在馬格里特的腳下) 劉譯作「阿芒往就馬格哩脫膝上坐下。」

第三幕第七場阿芒讀書的一段中，C'est la gue l'on puisse être bien tendre lorsqu'on manque de pain? (你相信人在缺乏麵包的時候還能盡量地溫存麼?) 劉譯作「你以為一個人沒有麵包吃了，還能站得直麼?」他把形容詞的 tendre (溫存) 當做動詞的 tendre (伸張)了，由「伸張」所以纔譯成「站得直」的話。

第四幕第四場茶花女初到與柏呂當司談話的一段中，柏呂當司說：qu'il ne vous en veut pas, gue vous avez eu raison。(他說他並不同你生氣，說你這事做得很有道理。) 劉譯作「他說他不要你了，說你這樣也很

好。」他不明白 en vou loir 是同人生氣的意思而譯成了要的意思。

這是我偶然舉的幾個例子，其他譯錯的地方可以說是篇篇都有。第一幕第八場中嘎司東唱的歌的譯法更使我們看出劉譯的隨便：

Il est un ciel gue Mahomet

Offre par ses apôtres

Mais les plaisirs qu'il nous promet

Ne valent pas les nôtres

Ne croyons à rien

Qu'à ce qu'on tient bien,

Et pour moi je préfère

A ce ciel douteux

L'éclair de deux yeux

Reflété dans mon verre.

原意是：

他許給我們一個天堂，
默罕麥德。

不過牠那裏面的美滿，
沒有我們人間的快活。
任憑他說的那麼天花亂墜，
那可靠的幸福，

除非是我們手裏拿着。
可疑的天堂我不愛，
我偏愛我兩眼的神光，
照在那杯中酒的漩渦。

劉譯作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罷！

嚇！若要有了這明媚風光才行樂，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是大家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瞧。

劉復先生的詩意不知是從那裏得來的？

所以當中國旅行劇團的領導者唐槐秋先生來約我導演這個戲的時候，我就堅持不可用劉譯本而我自己又把這個劇本改過一次，也可以說我又重譯了一遍。雖然不能說全無錯誤，至少把我的亡友劉復先生疎忽的過處贖回了一點。半農死而有知，或者不以我爲罪罷。

至於關乎小仲馬與茶花女種種的研究，我在這個劇本首次公演時候曾經做過幾段介紹的文字，現在把牠抄在下面，一共是六段：

一、小仲馬的作風

二、小仲馬的作品

三、茶花女在法國的演出

四、小仲馬與茶花女

五、茶花女的真傳

六、茶花女故事在小說上與在劇本上之不同

(一) 小仲馬的作風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是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père)的兒子。這好像是一句廢話，但不知小仲馬一生的作風全是受了這一句話的影響。

我們知道小仲馬是大仲馬的私生子。在他生的時候大仲馬因為沒有地位，也可以說是沒有勇氣，不肯承認他。他的母親卻是個有愛情，有勇氣，肯犧牲的女子。自己便獨力地謀生養育他的兒子，後來小仲馬大了，入了學堂，大仲馬的境遇也漸好起來，先就量力的幫助他的學費，到後來他享了盛名而且富有了，纔毅然決然地承認了他的兒子。不過在十幾年中除去兒童天真的時代，有着慈母的愛，毫不覺得無父的痛苦外，其餘的年月無非在受人嘲笑與輕視的生活中，尤其是入了中學的時候。他的同學都是富家子弟，名正言順的少爺們。在那個時候他對社

會人生中種種的缺點與污穢，已經有極深的印象了。到大仲馬承認他爲子之後，因爲他父親覺得慚愧，對他不起，所以就非常的放任他。小仲馬有了名姓，花錢又可以隨意，就在交際場中大行活動，吃喝嫖賭無一不來。這種行動可以說是因爲長久不得快樂，一旦得到快樂自然拼命地享受。不過小仲馬雖然在這種社會裏混，可是那裏面的醜惡，虛偽，墮落無一不在他眼光中分析着。所以到了一個時期，他認爲他玩得夠了，白費的時光不少了，（其實也不能說全白費）自己應當做一點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的事了，他就毅然地閉門著書來。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他曾經寫了很多的小說，竟把他拉的虧空都彌補上。等到出版了茶花女小說，小仲馬的名字哄動全歐洲了。因爲這個小說很受歡迎，所以他又把牠改成劇本。這個整天整夜一氣寫成的劇本公演之後，好像在當時戲劇界放了一聲大礮，震動了全巴黎。一日之間全歐洲都感覺到一個大戲劇家出世了。小仲馬也因爲他這第一個劇本發現了他自己的天才，從此就專心致力於戲劇，結果留下了二十幾種劇本。

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是在爲弱者吶喊。尤其是爲被男子誘惑而又遺棄的女子，他的母親不就是一個活的模特兒麼？他的劇本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些私生子，離婚，誘惑，納妾，娼妓，姦淫問題。所以有許多人說小仲馬是一個危險的作家，不該把人生的醜態公演在舞臺上，功不敵罪。甚至有些宗教的批評家罵他是三輩子姦淫的後代，始終沒刷白的里子孫。（因爲他的祖父是個黑白人的混血兒）這種漫罵完全是因爲小仲馬攻擊最力的便是宗教所最維護的結婚（不得離婚的）與家庭。小仲馬的理想是自由結合，主張在這種學理不能成爲風俗，定爲法律

之前如果夫妻之間對方有罪，無論男女只有一個辦法：殺他，殺她，殺他們。他有這種急烈的理論，難怪當時虛偽的懦怯的人物們發驚。下面我引證一段沙塞的批評，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人對於小仲馬的印象。沙塞 (Francisque Carcey) 是十九世紀的大批評家，有個評劇集叫做「四十年的戲劇」他說：『在小仲馬的戲劇裏好像有一種潛伏的淫意的辣椒。昨晚我聽他的戲去了，觀眾被他激出來笑聲，有一種特別的聲調。我細細地研究起來，實是一種破廉恥的笑。戲本裏這種生物學家、醫學家的明顯而粗野的言談，竟在大庭廣眾，少婦幼女的面前說出，簡直對觀眾是一個無禮的輕視。最使我發氣的是他還妄自稱做道德家，而他那個戲中那裏是在勸善。實在是損德……』（見一八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巴黎時報。）

實在就戲劇論戲劇地說起來，小仲馬最成功的作品要算他第一個劇本「茶花女」同他最末個劇本「福朗西雍」(Francillon)。其餘的都有些過於宣傳主義的毛病。他在每個人物的口中，都演說似地有長段的臺辭。他自己說過：『我在幾天的工夫寫了茶花女，牠的成功真是僥倖，以後我用十幾個月工夫做出來的劇本，還是怕牠不妥。茶花女是我二十歲的作品，恐怕過了這個年歲我一定不肯寫這種幼稚的文章。』

這個小仲馬晚年對茶花女的評斷是不大對的。你看這幾十年來茶花女在法國，在世界各國都不斷地上演，而其餘的都只是在教授們口裏講給學生們聽聽罷了。茶花女實在是一本真情流露的劇本，因為只有真實纔能傳至永久。

(二) 小仲馬的作品

法國大戲劇家小仙是一個幻想的道德家。社會的腐化，家庭的組織不良，常常使他發瘋發狂地作不平鳴。他立志要把家庭重建在平等的正義的愛情的基礎上。他攻擊金錢，因為他往往把婚姻作成買賣。他攻擊男子們輕浮的風俗，他說男子的淫行受着社會的准許與原諒，真是家庭的致命傷。他攻擊教育，說牠教給人許多無益的學問，反把男女們作夫妻的義務諱而不言。他攻擊社會的成見，說牠不知為罪人們設想，原諒他們的無知，承受他們的悔過。他攻擊法律，說牠為男人的自私與罪惡，往往犧牲了女子，犧牲了兒童。小仲馬用的武器就是戲劇。他在三十多年的劇作家生活中作了二十幾本戲。每本戲中都是在為弱者吶喊，把社會的黑暗赤裸地表演在舞臺上。我現在把他最主要的著作簡單地分析一下：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一八五二年出版) 是說一個妓女瑪格里特·高傑因為真誠地愛阿芒，杜瓦樂犧牲了自己的幸福而至於死。這是小仲馬第一個劇本，也就是他最好的劇本。這戲裏的事，多半是他自己的經歷。我們知道他是大仲馬的私生子，幼年間受了許多社會上不平的待遇。以後大仲馬認了他，因為覺得對他兒子不起，一切都很放任他，使他整日地在花天酒地裏過生活。所以小仲馬對於娼妓的風俗有深刻的認識。在這個劇本裏他要說在社會所輕視的而又是在牠自己造成的這種墮落的污穢的世界中，也會有高尚的靈魂。

值得我們原諒，值得我們同情，值得我們欽佩。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完的。容我在別一個地方再詳細的說罷。

半高等社會（*Le Demi-monde* 一八五五年出版）是描寫社會中一種畸形的生活。這半高等社會是指着那些高級的賣淫的婦女。表面上舉止動作都與高等社會無異，但是骨子裏都是下流的。這個戲劇說的是一位叫西贊納而自稱男爵夫人的女騙子。她想要一個貴族娶她，不幸她的詭計被人看破了，這是他一個技巧甚高的戲。

銀錢問題（*La question d'argent* 一八五七年出版）是描寫一位無道德心的銀行家，是一齣描寫個性很有力量的戲。這戲本有一句臺辭現在差不多變成俗語了：『買賣就是把別人的錢變到你的口袋裏。』我國有陳聘之先生的譯本。

私生子（*Le Fils naturel* 一八五八年出版）一個富而無爲的人誘惑了一個工女，工女有孕，他就棄了她。後來他兒子享了大名，他很認他爲子，可是他的兒子拒絕了他，寧願姓他母親的姓。這很明顯地他是想替私生子們吐一口氣。

放蕩的父親（*Le Père prodigue* 一八五九年出版）這裏面有許多是他父親大仲馬的性格。這個劇本裏的主角叫做李翁尼伯爵，年紀雖老，還是放蕩無度，甚至想娶一個少女阿維小姐，不過後來他看出他的兒子

昂得雷也愛她，他就向她求婚，可是替牠兒子向她求婚。有許多挑撥是非的人想離開他們三個。有一天李翁尼伯爵爲他兒子的安全與人決鬥，這纔使他們三人彼此相信相愛了。老伯爵也棄了他那放蕩的生活，娶了他認識多年的位女友。

歐白夫人的見解 (*L'Idée de Madame Aubray* 一八六七年出版) 這裏說一個女子因爲無知墮落了，生過孩子，受過男子有代價的援助。可是她醒悟了，她想自救。一個同情的少年居然向她求婚，雖然知道她的往事。而這位少年的母親，一位莊嚴名貴的母親，也居然贊成這件事，因爲她自有她的見解，不同普通的俗人一樣。

新婚的拜會 (*La Visite des nocces* 一八七一年出版) 是一幕頗有味道的短劇。他想要解說往往男子不是因爲愛而嫉妬，反是往往因爲嫉妬了纔愛。

佐治郡主 (*La Princesse Georges* 一八七一年出版) 一位貴婦人原諒了他的丈夫有外遇，因爲他所做的只是一個愚蠢的錯誤。不過在這個戲裏小仲馬提出了一個問題：丈夫不貞是否可殺？而作者的意思似乎說是可以。

柯羅的妻 (*La Femme de Claude* 一八七三年出版) 柯羅屢次爲他的妻子所欺騙。一次她竟要把她丈夫的一個發明盜賣，他忍無可忍就把她殺了。

阿樂豐斯先生 (*Monsieur Alphonse* 一八七三年出版) 他拋棄了愛他的但是窮的少女，去向一位有

錢的寡婦去追求。

德尼子（Denise 一八八五年出版）這是一齣最感動人的戲，表演時總是全堂觀眾都要流眼淚的。德尼子是一個小學女教員，受了人家的欺騙被棄了。但是她那麼可愛那麼動人，使大家同作家只有一個觀念，希望一個有心人老老實實地向她求婚。

福朗西雍（Francillon 一八八七年出版）小仲馬最末的一本戲，也是他技巧最高最成功的一本戲。茶花女是一個無意而成的傑作，福朗西雍是一個有意而成的傑作。福朗西雍知道她的丈夫欺騙了她，她要復仇，她也假做在那裏欺騙他的丈夫。全劇都是在寫丈夫的疑懼，觀眾也就隨着他疑懼。到結尾纔知道福朗西雍是個誠實的婦人，她不過要她的丈夫知道知道被欺騙的痛苦而已。

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這十二本戲中可以看出小仲馬是如何教世人努力彌補社會的不公，改良我們因為儒怯而不敢看真的怪現狀。我想這就是小仲馬給我們的真教訓。至於他著作中用字的隨便與粗俗，好宣傳學理而忽略了作劇的技巧等等毛病都是小節無關大體。不過他取題往往失真，使他這些勸善的劇本不能都像茶花女一樣地受人歡迎，那是太可惜了。

（三）茶花女在法國的演出

一八四八年在茶花女小說出版後的幾天，小仲馬遇見了當時甚有名氣的一位戲劇家西婁旦（Siraudin），西婁旦回他說：『你這個小說真是一篇戲劇的好材料，爲什麼你不把它編成劇本呢？』小仲馬回家就把這個話告訴了他的父親大仲馬。大仲馬這個時候正在組織他的歷史劇院（Théâtre Historique），可是他並不以他兒子的意思爲然。又過了幾天有一位白樓（Bérard）先生找小仲馬。這位白樓先生是劇作家同時又是戲院主人。可是他的劇作很有點兒像我們文明戲中的整本戲，一來就是十幾幕。他這天拿着一個分幕的單子：

第一幕。在海邊，老公爵巧遇茶花女。

第二幕。阿芒家中，衆朋友暢談交際星。

第三幕。尼曬脫家中，浪漫女偏有純潔友。

第四幕。……

這樣一幕一幕的足有二十來幕，小仲馬這時雖只有二十四歲，但是看了這種場幕心中不免暗笑。自己說『還是自己動手罷。』

他這個時候住在近郊他父親的別墅，懶的出去買紙，就把家中所有的殘箋破紙都拿來用。一開筆就幾乎沒有停頓地寫了八天八夜。戲裏所有的角色都是小說中原有的，只是尼曬脫是白樓的發明，小仲馬採用了。因爲在一個墮落的环境中，一個高超的茶花女是一種極好的對照，而在茶花女極端不幸的旁邊，加一對極端美滿的尼

囑脫與居司打夫是一個更好的對照。

小仲馬把這五幕劇寫好之後，就拿給他父親看。大仲馬當做一碗壞菜似的勉強吃下去。第一幕看完了說：『平，看了第二幕說還好，看了第三幕起首流淚了，看了第四幕哭起來了，第五幕自己看不下去了，只閉了眼睛聽小仲馬讀。』聽完了說：『我以前對你的看法完全錯了，好孩子，這算是一部好戲。我這歷史戲院就拿它來開幕。』可惜大仲馬不是一個事業家，歷史戲院沒開幕就關門了。這可以說是茶花女劇本的第一期。

以後又經過了若干期，過了三年在一八五一年的十二月纔得正式排演，女主角是發而格（Farguarnell），這位演員很有些名氣，驕傲的不得了，根本就看不起小仲馬，所以故意同他爲難。纔排了兩幕就說了話啦！『仲馬先生，這個丫頭就這麼樣地吐五幕的血麼？』小仲馬說：『不必，只是第五幕多咳幾聲就是了！』發而格又說：『還有一個困難，這種娼妓的性格與靈魂，我是無從琢磨的，你可要一一地講談清楚！』小仲馬說：『馬丹，你要是現在琢磨不出，恐怕你一輩子也琢磨不出了！』發而格大怒，登時辭了戲院不幹了。

院主布飛先生（Bouffé）是個有眼力的藝術家，決不因此而失望。就打發他的朋友著名小生費詩德（Fechter）到倫敦去請名女優杜詩（Dodo）夫人。杜詩夫人聽費詩德把茶花女的角色講說了一遍，立刻就答應了回來排演。他們那時候是一面排演一面呈請官方批准。不過等到他們排演完了，官方的禁演令也下來了。這又是茶花女劇本最大的一劫。官方說妓女的生活那裏能夠公然地表演在舞臺上，替妓女做宣傳是有害於社會的。

有一位謀爾尼(Duc de Morny)公爵是仲馬父子的好友，立刻出面請求官方通融，又請出當時的名學者名道德家們聯名請求，保證茶花女是一個道德的劇本。但是官方固執得很，一定不肯容他們上演。

一直到了一八五二年政局變了，剛巧又是謀爾尼公爵組閣。在他就職的第二天就把這本將要哄動世界的茶花女劇本的演出批准了。當年二月二日就是茶花女劇本正式與觀眾相見的第一天。

茶花女演出成績之佳打破了當時戲劇界的沉悶，觀眾熱烈地贊許立時把小仲馬舉在大戲劇家之列了。小仲馬在第一次公演的晚上回家來的時候打了一個電報給在北京的大仲馬說：『觀眾歡呼的聲音使，我好像在你參加你的傑作的表演。』大仲馬回電說：『我最大的傑作就是你。』這也可以使我們想見他們父子的興奮了。

杜詩夫人一生表演過五百多次茶花女，她常說表演這個劇本能使她得到一種莫大的安慰，所以她對作者非常地感激，每年在二月二日（茶花女第一次公演紀念日）都寫一封感謝信給小仲馬，十數年不斷。

後來名女伶撒拉·白爾納爾(Sarah Bernhardt)氏同呂仙·吉特里(Lucien Guitry)主演此劇，更把茶花女與阿芒的性格表演得活現。直到現在表演這個戲的人家還以他們為典範。

如今茶花女的表演有兩派：一是現代派，一是當代派。現代派的服裝佈景都是現代化，詞句，動作與原著略有出入，演起來比較直接容易得觀眾的了解。中國旅行劇團所本的就是這一派的演法，也就是撒拉·白爾納爾氏的演法。當代派是完全照第一次表演時的方式，佈景，服裝都照十九世紀末的樣子，詞句，動作也都照原著。演起來